

沿“一带一路”铺展中国金融画卷

本报记者 刘溪

自贸区为金融业 创新创造空间

本报记者 曾金华

2015年4月,国务院正式启动广东、福建、天津3大自贸区,上海自贸区也进一步扩围,把陆家嘴金融城包括其中。自贸区改革尤其是金融开放创新,已成为关注焦点。6月27日,“2015陆家嘴论坛”以“加快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为题展开了讨论。

“金融创新是自贸区的重中之重,金融制度创新一直是自贸区建设非常重要的方面。”上海自贸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孙继伟说。

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长宋安平也表示,原油期货的推出就得益于自贸区建设,国际原油平台的建设也得益于自贸区政策的运用。他表示,还有3个月左右,原油期货就可以上市。

“近两年来,我们感受最深刻的变化在于,新的、更加广阔的、多元的市场空间已经打开,自贸区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的探索和突破,面向国际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及外汇管理的试点、外债管理方式的改革等,极大地促进了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说。

“我们建议,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的管理机制,加快外汇体制改革进程,适时推进跨境人民币和外汇业务监管政策的统一;深入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继续发挥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试验田的作用,鼓励境内银行参与境外金融资产交易,面向境外市场开展资产转让和资产证券化等;允许中资银行直接参与境内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的市场,加快培养定价和做市的能力。”王祖继说。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方上浦表示,自贸区外汇改革创新的政策涵盖了外汇管理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尤其是资本项目的各个方面。比如,简政放权,积极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下放到银行办理,企业不需要跑到外汇局办理所有的直接投资项下的外汇手续;对外放款的额度,由企业所有权益的30%提升到50%,取消了对担保的审批;在经常项目下方面,允许境内融资租赁业务收取外币租金等。

下一步怎样继续支持包括上海自贸区在内的自贸区改革创新和发展?方上浦着重谈了外汇政策方面的考虑。一是先行先试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促进投融资的便利;二是研究宏观审慎管理的试点;三是进一步改进跨国公司资金池的运营管理,促进贸易、投资更加便利。

观点荟萃

人民币国际化为全球带来商机

渣打集团现金管理及贸易融资总裁万森:人民币国际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由大概10年前仅限于存款户口,演变成一个新的国际贸易货币。与此同时,人民币在投资、集资和财富流动的渠道上亦日益增加。人民币目前的国际地位及未来的发展,对企业、投资者和各国政府有着莫大关系。今天,我们应把人民币视为下一个G4货币,分析其在可预见将来带来的影响和意义,这项史无前例的金融发展,正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全球市场,为中国、全球贸易和投资业务带来无限商机。

民营银行需探索差异化之路

上海华瑞银行董事长凌涛:在“互联网+”时代,民营银行面临着很大压力,无论现有的银行还是新生的银行,必须要去适应、去探索、去发展一个主动负责的经营模式,因为原有的模式已难以维系,差异化定位才能有出路。因此,无论已出生的民营银行,还是将要陆续新生的民营银行,除了要探索自己的特色化生存和发展之路外,还要努力控制好经营风险,寻求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办银行和办一家普通企业有非常大的不同,风险的防控永远是第一位的。

互联网金融要先融合再创新

汇付天下董事长周晖:互联网金融不能只在互联网上发展,传统金融不能局限在传统玩法里。市场需要有一群人为互联网金融、传统金融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互联网金融不可能解决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其发展也一定是离开传统金融平地起高楼。互联网金融所做的不是“从零到一”的创新,需要“先融合后创新”。这种融合需要深入理解传统金融产品,理解金融产品的本质,同时结合互联网时代的需求。P2P阶段性地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还没有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因此,互联网金融中融资类业态的发展不能只看P2P,政府也好,监管也好,一定要更广泛地定义融资类业务。

建设金融中心关键靠人才

上海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关键靠人才,离开人才谈金融中心建设,只能是空谈。金融的本质是资金融通,没有可依靠的固定资产;金融的比拼就是人的比拼,人才对于金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4年,浦东的GDP中,金融的增加值占比高达21%,金融对经济的贡献显著。因此,人才堪称浦东开发开放事业的“命根子”。未来,浦东将进一步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进一步突破制约国际化人才流动的政策瓶颈,同时,进一步改善人才的生活配套环境。

本报记者 李治国整理



6月27日,“2015陆家嘴论坛”举办“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开放”分论坛,与会嘉宾就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国际金融合作等话题畅所欲言。目前,人民币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贸易货币,第五大国际支付的货币,第六大交易货币和第七大储备货币。

的行为方式,比如在对外投资中,投资机构对签约规模、一次性投入过度关注,但对长期运营管理、投资目的和回报的实现设想过于简单化;比如在投资分析判断过程中,过多使用宏观逻辑进行决策,但对具体项目的分析却过于潦草。

金琦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投资分析中,应该形成对接思维、产业链思维和资本思维。她表示,“一带一路”资本思维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互动性,需要我们形成对接的思维,在已有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优势互补;金融机构应该通过多种投融资的方式支持企业“走出去”,可以发挥中国资本与中国经验、高端技术和装备优势的组合作用,同时将国际领先技术引进来,在带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实现与相关国家的技术、管理、文化和市场的相互交融、相互合作和互利共赢。

对于产业链思维,金琦表示,长期以来,我们对外开放都是以加工贸易出口带动为主,处于产业链条中后端。近年来,企业“走出去”也是多以工程承包为主,管理运营不太多。债务融资比较多,股权投资比较少。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金融机构要支持企业实现海外投资由单纯的工程承包为主,向以BOT(建设经营和移交的模式)为主转型。“走出去”的激励机制要由项目自身效益驱动向拓展产业链的方式转型,通过装备“走出去”和产能的合作,带动产业资源整合、技术升级换代,从

而提升企业运营管理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跨境合作能力,重塑竞争优势,实现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升级。

对于资本思维,金琦表示,资本“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需要我们形成一种资本思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以资本“走出去”带动优质产业和装备技术走出去,开展产能合作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对外开放更高的层次。中国是全球储蓄水平最高的国家,企业“走出去”可以充分借力我国资金优势,进行合理融资规划。运用资本思维,就是要以资本“走出去”助推企业“走出去”,通过创新投融资支持的方式,综合运用股权、债权、基金、信贷、信保及本币和外币等多种融资方式和多品种的融资组合,加速资金循环和实现投资效率的提升。

风险防范与应对措施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会已经在向投资者们招手,但久经沙场的对外投资金融机构的老将们,却无一例外地提示投资者注意金融风险。

“有明确的商业目标,要有对投资标的的长期跟踪和研究,要有充分的尽职调查,需要有尽可能充分完备的法律合同保障,需要有详细的投资后管理运营方案,需要有明确的价值增值计划。”李克平同时提示投资者,在对外合作投资中,要有真正互利双赢的构造和实现方式。没有

真正互利双赢的安排,就不可能在东道国长期存在、长期发展,更不可能壮大。

李健也提醒投资机构,要注意“一带一路”沿线主要都是发展中国家,国别风险和项目风险较突出。各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等差异比较大,项目投资建设和经营面临不确定因素较多,尤其是大型的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大多具有建设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

金琦表示,投资机构需要积极探索构建投资的风险防控机制。首先,要有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让投资机构和企业共担风险,支持企业“走出去”,就要以企业作为投资和运营的主体,建立起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治理结构。特别是要明确项目投资以后,出资各方的经营管理责任,确保实现投资效益。与此同时,还要设计合理的风险缓释和补偿机制。在开展项目评估、筛选和尽职调查时要全面地梳理各种风险,投资方案中也要充分地设计风险的缓释和补偿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充分利用主权担保、资产抵押和各类保险机制,尽量全面地覆盖风险。

作为以股权投资为主的金融机构,做出决策时必须同时设计好退出机制,对于商业性较强的项目可以上市以后退出,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类中长期的项目,可以选择在项目建成并且运营以后,通过政府转让、向企业主体回购、公开上市、股权转让等方式退出,并且实现合理的收益回报。

自提出之日起,“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便引发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2015陆家嘴论坛”上,与会金融机构代表、企业界代表和投资机构嘉宾纷纷就如何积极推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如何与沿线沿路企业同行、金融机构合作,如何前瞻性地防范风险展开热烈的讨论。

多边金融合作推进“一带一路”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助理李健表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数据,到2020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仅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铁路规划就需要3000亿至5000亿元人民币,弥补这一缺口,就必须建立适宜的金融合作安排,动员沿线、沿路各国参与,拉动各国政府、金融机构、私人资本投入其中。国际金融合作对“一带一路”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提出一年多来,我国政府联合其他金融机构,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新的金融合作平台。

李健认为,这些投融资平台顺应了开放、融合的金融合作大趋势,创新了合作思路和融资方式,是对共同出资、共同受益的资本运作新模式的探索,有利于统筹用好各类资金,利用商业资本,提高资金运营效率,促进项目及落地开工。

中投公司总经理、首席投资官李克平同样认为,建立多边金融合作机制非常必要。他表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立,既为解决新兴市场基础设施投资建立了一种多边融资机制,也为更好地解决后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供了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投资机会确实非常大,合作空间也非常广阔。”丝路基金是专门为“一带一路”设立的中长期回报的股权投资基金,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表示,希望金融机构和企业能够携手合作、优势互补,更好地发挥抗风险的合力作用,实现资本效益最大化。同时,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优势互补,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阶段开展合作,共同为项目投资提供多元化的资金保障。

投入新市场需要新思维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金融投资机构和企业提供了一场盛宴。但是,参加这场盛宴的机构由于没有太多的经验,以往在国内市场的成功逻辑是否能够在陌生的地方再次应验呢?

“投资并非一场婚礼,更像是一场婚姻,婚礼的精彩并不意味着婚后生活的如意。”李克平提醒投资机构,要克服一些幼



6月27日,上海浦发银行行长刘信义在“2015陆家嘴论坛”上发表演讲。他表示,富有竞争力的薪酬是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



“2015陆家嘴论坛”有价值的内容不少,图为6月27日,与会人员在认真记录会议内容。



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创新一直备受国内外关注。6月27日,“2015陆家嘴论坛”举办的“加快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分论坛吸引了各方听众。

让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联动聚变

李治国

纽约、伦敦等全球金融中心,都把建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开始了由“财富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战略转型。上海顺应新趋势,把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机结合,有利于实现互动联动发展,释放两者协同促进的聚变效应。

首先,要大力强化科技金融支撑,助推科创中心建设。科技与金融结合是支持科创中心建设的重点内容。针对上海科技金融发展较为缓慢,金融对科技支撑力量有限的现状,上海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提出,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创投作用,支持创新创业,特别是扩大政府天使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强化对创新成果在种子期、初创期的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大保险机构、商业银行等对

科技创业的支持力度,加快在上交所设立战略新兴板,推动尚未盈利但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技创新企业上市;同时,完善符合科技创新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建立全新创新的政府创新投入模式,以金融服务破解科技创新企业成长瓶颈,不断释放国际金融中心对科技创新的巨大推动作用。

其次,要以科技创新中心反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全球而言,每一次产业革命的兴起无不源于科技创新、成于金融创新。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紧密结合,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引擎。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促进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是深化科技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有利于打通科技创新和经济金融发展之间的通道,使创新真正成为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十三五”时期,上海需要把创新驱动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抓住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大契机,集聚国内外创新资源,大力推进科技产业化,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环境,大幅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应将科技要素融入金融领域,丰富和完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以信息技术助推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发展和资本市场完善,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从而打造具有更强核心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就必须适应大趋势,把握大机遇,迎接大挑战,才能形成大格局。

陆家嘴观察

与两年前相比,本届陆家嘴论坛举办之际,我国经济发展正步入新常态。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迫切需要金融改革为实体经济持续注入源头活水,迫切需要金融与各类国家改革举措联动。

承载了诸多国家使命的上海,正在实践这样的思考。诚如上海市长杨雄所言,要加强金融中心建设与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联动,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金融中心的更大发展。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上海的战略使命。建设重点正由“十二五”提升功能向“十三五”基本建成顺利过渡。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中央对上海未来发展的新定位、新要求。目前,